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御香縹緲錄 第六迴 鸞

現在讓我們再為皇太后的「鸞輿」寫一些記事。其實「鸞輿」這兩個字，只是一個習用的名稱，那東西根本不是什麼「輿」，只是一輛藤轎而已。無論在哪一隊的儀仗中，或是在哪一次的大典中，這輛藤轎總是占著一個極重要的位置。因為它好像是太后的家一樣，就是當太后自己並不坐這輛藤轎裡的時候，一切大臣還得恭恭敬敬地向它磕頭。——這也是歷代帝皇相沿下來的一種習慣，只要是皇帝或皇太后所有的，或是所用過的東西，臣下見了，就得一般的足恭致敬，不得褻瀆。

單只為了這一乘鸞輿，又特地多備一輛車來裝載它。

這一輛鸞輿不但也有一輛專車，而且還有一個特製的木架，給它襯著，使它不致接觸著底下的木板；——就是車上的地板——為的是這些地板，都曾給尋常的人踐踏過，當然不能再玷污太后的鸞輿。從北平到奉天去的路上，太后還屢次需要用到它，而在每一次使用的時候，全列的火車就得停下來，先在太后所坐的那輛車子的門口，攔上了那一塊在伊上車時所用過的木板，然後再在這一塊木板和那鸞輿的中間，架上一條跳板似的東西；這前後兩條木板上當然都有很厚的絨氈墊著，太后在上面走過，便可以象走在粉絮上一樣的溫軟舒適了。

若問這一乘鸞輿的外觀和裝飾，那可真是光彩極了！象這樣美麗的一乘轎子，的確配有一輛專車來裝載它！

因為它是太華貴了，太美麗了，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的形容它才適當！

鸞輿的內部係用杏黃色的貢緞帽起來的，那些貢緞的顏色，都是特別的鮮豔，而且是時常在更換著的。待到太后快要使用到它的時候，李蓮英便親自走過去用心察看一番，倘有什麼污漬，或缺少了什麼東西的話，便立即調補好。及至太后走進鸞輿的時候，旁邊還得臨時加上一道布幔，團團地圍著，使一切的人，都不能偷看伊，連被派著扛抬這乘鸞輿的那些太監，也絕對看不見伊。一直等到伊在鸞輿裡坐穩之後，那一道布幔才撤去；同時那些轎夫，便小心翼翼地擔負起這副千斤重擔來。

如果萬一不幸而因為其中有一個轎夫走錯了一步路，以致於使坐在鸞輿裡的太后一跤翻下輿來，或雖不曾翻下，而已受了一些驚嚇，那就鬧大了！至多在半天功夫以內，這十六名轎夫的腦袋便得一齊掉下來了！不過據我所知道，這樣的事情，事實上是從沒有發生過的；因為給太后抬這乘鸞輿的十六名轎夫，可說是打全中國幾萬幾千名轎夫裡頭所挑出來的頂兒，尖兒，無論如何，決不會走錯一步的。就是他們自己，也往往自負得了不得；而且以為能給太后當差，真是一樁最光榮的事情。他們所穿的服裝，又是十二分美麗的；頭上是戴著普通的圍帽，卻沒有頂子或翎毛一類的裝飾物，上身穿的是淡紅色的背心；下面穿的是湖綠色的長褲；腳上是深黑色的靴子，但並不是長統。

他們不論在起步的時候，或行走的時候，都是十二分的小心；當然，他們也知道殺頭不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！

在這一乘鸞輿的前面，有一道短短的小門，當太后上轎的時候，便由李蓮英先把它打開；太后就從這空隙裡跨進去，進去之後，再慢慢地旋過身來，把背部靠在後面的軟墊上，臉朝著前面，很舒服地安坐在這一間匣子形的活動屋子裡。我們尋常人坐轎子，轎夫往往很不经意地讓他們的肩膀上下聳動，使坐在轎子裡的人，給他們顛簸得非常難受；可是這些抬鸞輿的人，卻再也不敢使出這種性子來了。

在太后的座位的兩邊，各裝著一個扶手的東西，都是用黃色緞子包著絲綿做的，專備太后擱置手臂之用。除掉這兩個扶手之外，貼對著伊的胸前，——就是那一道象短門似的東西，上面也有一條狹長的木板，一般的也有黃緞包著，十分柔軟平整；太后如其想俯向前去話，盡可很舒適地伏在這門上，因為它的兩端各有鐵鈕扣著，所以是絕對不會搖動的。

這條可以伏著的木板約有五六寸闊，而且是可以揭起來的。

說明白一些，這板下面雖然在名義是這一乘鸞輿的短門，其實卻是一具長方形的扁匣子。因為做得和鸞輿的闊度恰好相等的緣故，便一舉兩得的又把它當做了一扇短門；而它的匣蓋，同時又可給太后當擱兒用。這個設計的人，在那時候真可算是別具巧思了！那末在這一具長方形的扁匣子裡面，可有什麼東西安放著呢？當然是有的！第一件便是太后用的粉撲，第二件是一根短短的醉玉尺，不過這根尺是圓的，太后時常用以磨擦面部，它的功用似乎能夠減少伊臉上的皺紋。除此以外，象手巾，粉，胭脂、梳、篦——等等，凡一個女皇帝理妝時需用的東西，無不應有盡有。最靈巧的要算是這個匣蓋了，放下來時既可當做扶手，待到揭起來，立刻又變為一方狹長的鏡子；因此太后雖在途中，也可盡情的打扮，不虞為人窺見。

伊是絕對不許伊的子民向伊偷看的，所以伊的鸞輿在街上經過的時候，從沒有人敢佇立著觀看的。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，那些小老百姓們往往在紙窗上挑破幾個小洞，私下窺看御駕在他們的門前經過；所不知道的，只有太后自己。就是有人告訴伊，伊也不會相信這些人竟是這樣的膽大。不過伊為著要求格外的周密起見，在這一乘鸞輿兩邊的窗上，都掛著一種特別的簾子，每一邊的窗上，各掛著兩幅簾子，長短是相同的，不過靠近裡面的一幅，——左右共兩幅——因為正好貼近著伊所坐的地方，所以是用黃緞裹著絲綿做的，不但外面的人望不進來，就是伊自己也望不出去。這樣不是太氣悶嗎？於是在外面的一幅，（也是左右共兩幅）便改用透明的輕紗，使伊能夠隱隱約約地看到外面的景色，而不為外面的人所看見。倘若伊還嫌隔著重輕紗看得太不清楚，或太吃力的話，伊盡可把身子俯向前去，輕輕地拉開一些紗簾，側著臉張望著。就是這樣，外面的也不用想窺見伊，即使眼力最好的角色，至多也只能窺見伊的幾根手指。

上面我不是已經說過，這一乘鸞輿的內部，全是用黃緞裱裹著的嗎？而在這些黃色的緞子上，除掉兩旁的簾幔和底下的踏步以外，都還有極美麗的花樣扎繡著咧！這些花樣一共有八種，名為「八寶」；也象目下最流行的糊牆壁的花紙上的圖案畫一樣，一行一行地排列著。每一種花樣都有無量數。它們的大小，約摸有二寸見方。因此，我們如果走進鸞輿中去瞧一瞧的話，眼前所見到的便盡是些橫七豎八的花樣了。而且它們又不只是用一種顏色的絲線所紮就的，差不多每一種花樣，要用二三套的顏色；再加它們的繡工，更是特別的精緻，所以這一項工程的艱苦偉大，實在不是尋常的中國繡貨所能比擬的！讀者如能親眼見到它，一定可以相信我這話不是過譽了。若論它的價值，自然又是足夠駭人聽聞的，依我估計起來，就是照最便宜的工資計算，也得花上六七千兩銀子才行；而太后卻有同樣的兩乘鸞輿。這次從火車上帶到奉天去的，只是二者中的一乘而已。

所謂「八寶」也者，究竟是怎樣的八種寶貝呢？在從前的時候，也許知道的人很多，可以無須作者詳加說明；到此刻，這種圖案畫已是不再流行了，怕有多數的人不會知道，那末下面的八段說明，或者可以說是必需的了。

（一）和合所謂和合，乃是一個六角形的小盒子。它的意義是說這個盒子裡頭的東西是永遠富餘的。當它們繡在鸞輿的內部所幔著的黃緞上面時，它們的顏色是淡紅的，而且是繡得非常的端整。

（二）鼓板鼓板就是我們唱京戲，唱崑腔時候所見的一根繩拴著兩塊木板的那種樂器。它的意義是「整齊有度」。因為鼓板在中國樂器中，本是調整節奏的東西。在戲班裡頭，教師們每當教練他們的徒弟唱曲的當兒，就得用到它。真正的鼓板多半是用紫檀木做的，所以它們的顏色總是深得象墨一樣的紫色；可是當它們繡在鸞輿的內部所幔著的黃緞上面時，因為要求美觀起見，便改用一種淺黑色。

（三）龍門龍門就是俗語所說的「鯉魚跳龍門」的龍門。

它的形式和牌坊差不多；就是和此刻我們在足球場上所見的球門，也並無多大差別。但是當女工們扎繡這一種花樣的時候，卻是特別的討好，幾乎把所有的顏色，全引用到了；聚得象虹一般的美麗。我正不知道他們是怎樣繡就的？而它——龍門——的意義，卻只是用以代表一種靈異的神物。

(四) 玉魚它的意義是昌盛和繁殖。式樣很簡單，不過是兩條相並的小魚。也許一條算是雄的，一條算是雌的，它們相並在一起，便是夫婦和好，子孫昌盛的意思。論魚的本身，還並不怎樣費事，可是它背部上的魚鱗，乃是極纖細的，繡的時候，當然是十二分的辛苦。魚的其他部分都是用灰色絲線所繡的，而魚鱗是用一種發光的銀色，看去真象活的一樣。

(五) 仙鶴仙鶴就是我們在動物園裡所見到的白鶴。這個「仙」字，只是一個形容詞而已。因為中國人有許多的傳說，是講神仙的故事的，而在這些故事裡面，神仙所騎的代步的東西，往往是「鶴」。於是鶴也變為一種仙物了。並且因為鶴的壽命比較長一些，所以特地請它來擔任「八寶」中的一寶，作為「長生不老」的表徵。當它繡在鸞輿裡所幔著的那幅黃緞的上面時，它的身子是純白色，而它的頭頂是紫紅色；這樣濃豔的色調，真是美麗得不能形容了。

(六) 靈芝這靈芝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東西，實在無從解說，也許世界上根本就沒有這種東西！我所能說明的，只是「一種菌類植物」。它的意義是祥瑞和權威的表現。那時候太后還在攝政，伊就等於天子一樣，整個的中國，全籠罩在伊的權威之下，那末就說這種靈芝是代表伊的權威的東西，亦無不可。它們的顏色是深綠的，和老的冬青葉相彷彿。

(七) 磬磬也是中國古代樂器中的一種。它是一個缺口的三角形，象「人」字差不多。敲起來用一根很細的木梗，木梗頭上裝著一顆象算盤子似的東西。但是敲的人不能用力過大，必須輕輕地敲，才能發出種清越而溫和的聲音來；雜在許多樂器裡頭，聽去是很美妙的！至於它何以會列入「八寶」之一，那可考究不出來了。它在黃緞上所繡出來的顏色是白玉色的，可算是「八寶」中最單純的一種。

(八) 鬆鬆就是普通的松樹，並無其他花式，它的意思是象徵「鞏固」和「一統」。它的顏色因為事實所限，不能隨意點綴，便只是一抹的純綠色了。

這樣看起來，讀者就可以知道光是扎繡這幾幅黃緞上的花式的工程，已是何等的艱難精細，我先前估計它的價值約在六七千兩銀子左右，真可說是最少限度的代價了！然而這還只是用以表裏那鸞輿底內部的一種點綴品，也許太后竟從不曾注意過呢！但是論實在情形，太后在這些繡件上面，除掉原料之外，確也不曾化過多少銀子；因為織繡的工人都是長期留養在宮禁內的，他們對於工資，是決不計較的。就是工作時間的久暫，他們也得悉聽懿旨，自己是絕對不知道的；也許一件工作做一兩個月就完了，也許做三四年還不能完，也許這個人已做得精疲力竭，連眼睛也瞎了，而他的工作卻還不曾完成，這樣就得另外派人繼續做去，務必使這件工作做到圓滿為止。

這鸞輿的本身是用藤制的，制工當然是特別的精巧耐用。

輿的兩旁，在半腰裡，各有一根木棍拴著；這兩根木棍都是用最堅實的木料做的，中部渾圓，兩端略扁。而在前後兩端上，又各有一根橫木連係著。橫縱四根木棍，恰巧架成了一個長方形，鸞輿就夾在這長方形的中間。抬的時候，有八個轎夫分占著這長方形的四角；在中間宇有兩根橫木梗著，一在前，一在後，它們的位置；正好介乎輿的本身和頭尾兩根橫木的中間，不過略長一二尺；四個頭上，也各有兩名轎夫抬著。所以合併算起來，一起便有十六名轎夫了。

鸞輿的外部是更光採了！前後左右所用的，全是用金線界就的薄綢緞襯著裡面的黃緞，便格外的華貴富麗，無從形容。

何況在四面又有四條藍色的飛龍繪著，這氣象便越發的雄壯燦爛了！轎頂的格式是完全照宮殿的式樣制的，一般也有翹起的飛簷，塗著金翠，閃閃生光。正中頂上，還安放著一個黃色的圓球，約摸有一串葡萄那樣大小；這個球雖然是空的，卻全是用純金製的。

還有一點我們必須認識，雖然這乘鸞輿的式樣難免太古一些，但是無論它的外部，內部，上部，下部，都是十分美觀的。

人坐在裡面，也必然是非常舒適的！不過論到坐的話，那我可沒有嘗試過。據我所知道，除卻太后自己以外，只有李蓮英因為負著清潔和整理這鸞輿的責任，當太后不在輿中的時候，可以走進裡頭去收拾；其他的人，誰也不敢伸腿跨進去一步，不說乘坐了！就是那內裡幔著的黃緞上所繡的「八寶」的花樣，也只有太后所用的東西上，才可以引用。從我這麼一長篇話看起來，這座鸞輿能在我們這列御用火車上獨佔一輛車子，實在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，也可以說是「理該如此」的了！